

音豕

實要為生死兩字。不須外求。只向穿衣吃飯處。屙屎放尿處。

——《見如元謚禪師語錄·卷第一》

在這學校後門的簡餐店遇著康宛庭真好。他佔了最靠裡的單人桌，朝外坐。康宛庭和她五個朋友圍坐一張落地窗邊的長桌。套餐一份一份端過來，她們不斷吃吃笑，天上飛的是喜鵲，土裡爬的土撥鼠。康宛庭怎麼會是土撥鼠呢？他只看得到康宛庭的左半，看得到她起伏的腰枝。

他向長桌瞧去，不慎對到她某個朋友的眼。他的臉有點發黑，畢竟事跡些許敗露去了。轉念一想又高興起來。康宛庭的朋友也在瞧他，不代表他在她們那群也是備受注意、廣獲好評？嗯，嗯……他在心底加緊排練待會的行動，不嫌煩地操演。走進廁所理理頭髮，頭髮有些塌了，用髮蠟補一補。將吃完的盤筷收整成教養尊貴的模樣，暗吸一口氣，提起書袋走。

經過長桌時他抬頭挺胸，並不過度像那金剛鸚鵡。金剛鸚鵡紅長喙吸引異性，他只向康宛庭抿了抿嘴，拋下一句：先走了。力求說話瀟灑得像，紅綠燈外漸小的車影。長桌的對話一時中斷。你要走啦？康宛庭媚媚地說。這康宛庭……他心底抽一口氣。於是又抬頭挺胸地走了。背影也雕修得迷人才是。

走出大門，正要牽腳踏車。裡邊櫃檯發散一聲叫喊。他一時回不過神，往裡瞧顧，老闆娘又喊一次：錢付了沒？

看著老闆娘西洋梨形的身軀，他是笑堆臉上，怨積背裡。又不是不認識，您憑什麼破壞我的行動。又不是沒有錢，忘了給，下次要，不行嗎？又不是不認識……形於外的卻是一個勁地道歉、陪笑、掏錢。他翻翻書袋，才發現錢帶不夠，差三十元。當

時臉色微紅。算了算了，下次拿，不怕你跑掉。你也認識康康啊？西洋梨問道。對呀對呀，她我系上同學，我們是好朋友。他答，覺得起了些變化。噢，她是我女兒家老師呢，我女兒是小公主，康康是大郡主。大郡主？一陣笑意湧起，矇矇玻璃幕內那起伏的腰枝，竟覺得有些暈眩，笑話變神話了。似乎，他覺得似乎那長桌也從落地窗裡偷偷瞧他。那就乾脆陽光笑、爽朗笑。女生喜歡男生笑得燦爛，他覺得自己的笑容燦爛。所以跟西洋梨繼續交談。所以你也是中文系的？康康教很好呢。喔，怎麼好法？（笑。）我不會寫的作文，她一個禮拜全把我教會了。西洋梨的女兒小西洋梨插嘴。（插什麼嘴，妳這小屁妹。但還是得笑。）哈哈真的假的，這麼厲害？看不出來，哈哈……長桌成員聽到笑聲確乎都轉頭來了，他認為自己側面笑臉夠立體，夠帥。下次忘記付錢，哼，就跟你收利息。是是是，老闆娘教訓得是，晚點我拿錢來，哈哈……。嘴唇須得揚成新月，鉤子鉤得到康宛庭的注意？偷瞧那張長桌，所有人都轉回去了，只是好像那眼神、那起伏的腰枝……。甩甩頭，撥撥前額瀏海，走出門牽車去，暗感謝老闆娘給他做個意想不到。

彎腰開鎖，臀部微微翹高。而他也確乎尾巴翹起來了。康宛庭，小騷貨，倒追我，還不要。哼哼，小騷貨……鑰匙停在半空中，還沒插進鎖孔。他開始妄想起萬一，康宛庭倒追他怎麼辦。擁她入懷，還是萬人迷般的暫且拒絕，畢竟得不到的樂園才是樂園……但是怎麼可能倒追，怎麼可能。你也想太多了。他鼻息呼了回氣，將鑰匙惡狠狠插入鎖孔。腳底傳遞一陣黏滑，他暗叫不好，從尾椎涼到延腦。巷口的狗群逛大街，他翻轉腳面，鮮氣衝鼻來，鞋皮黏滿一片膽黃色似土的屎。

南無乾屎橛

一時他無比悲憤。嘴唇的新月鬆鬆垮了下來。覺得或許全世界與自己為敵了。巷口的狗群逛大街，天上的太陽往西斜，他險險罵了髒字出來。還好忍住了。小屁妹聽

得到呢，還有那西洋梨，那康宛庭……糟糕那康宛庭。他朝店裡望去，驚覺他望得見落地玻璃。因此玻璃裡邊也望得見他……喜鵲和土撥鼠猶自笑鬧。他鎮一鎮心，抬頭挺胸且略帶驕傲地，牽著腳踏車沿窄街走往學校後門。腳底黏滑滑，鼻頭鮮嗆嗆，腰桿子還要艱艱打直，雕修個迷人背影。

他倒怕髒了踏板，不敢騎上車去。沒輒了他，只能巍巍顫顫步行。這窄街都戲稱大食走廊，細細直直又長長，從另一邊的大路溝通學校後門。都是些快餐店、老麵攤、炒麵店、飯捲攤、燒臘舖、自助餐。騎車雖是很快，有回他倒差點走不出街子裡去。是個亭午的豔陽天，他與朋友玩名之食字路口的吃餐接力，約定從大路那頭沿街一家家吃，吃回學校後門。首先吃不下的，怨不得付清所有食錢。死不死走廊中央座落一家平價牛排，單客也得兩三百。那牛排館裡舒伯特的鱒魚放送得浪浪漫漫，他愣愣瞪著面前的德國豬腳，就那樣愣愣瞪著。以為瞪著瞪著瞪出翡翠來了。一個朋友尾隨另人進了廁所，出來大喊抓到了、抓到了，這傢伙偷偷催吐了呢，作弊者請付全額，抓到了抓抓抓抓……喊叫者隨之也嘔了出來，一地雜穢那服務生竊竊私語。這是他差點困死大食的故事。

可如今勝似當年。晚餐時分，潑地紅光，大食走廊讓學生塞得摩肩接踵。他僵僵地牽腳踏車，步行人群中心。招徠客人的吼喊不絕於耳，說聲鬧聲潮潮襲來，進來坐叻進來坐，他不斷聞到腳底鮮鮮氣味，祈禱那擦身而過的人別要發現才好。

凡做不完而又得做、忍不了而又得忍的時節最是惱人。嘴唇的新月變形得愈加厲害。幹什麼走那麼慢？吃就吃想什麼想？想就想擋什麼路？——，火由心底起，他益發仇鄙擦身而過的同學們了。

聽得唉啊一聲。有人停了下來。移了眼神過去，見是一男一女，右臂勾著左臂。好痛……那女的蹲著搓揉她的小腿，香水隨著動作瀰漫開來像群小蜂。黑絲襪劃開個菱形破洞，露出白皙皙的腿皮。

喂，同學，你踏板勾破她絲襪啦。那男的伸出手來，搭在他的肩上。男的身穿襯衫，國字臉的下顎鼓動，好像活的便當。他是該薦掉才對，以往遇人尋釁，他都當不了壞學生。可那走不完而又得走的街不知怎麼讓他起了一種決絕的、自棄的心，腳底

邊的膽黃讓他豁出去幹。怎樣，勾破又怎麼樣？走路不好好走，打情罵翹個屁。屁字重音一落，猶來不及後悔，襯衫男子揪住了他的衣領。他一個拳頭揍上男子胸口，男子鬆開衣領，下顎抽動，一拳揮來。大食走廊有人打架鬧事本不足奇，畢竟還是圍觀些新鮮的人。出來些端盤子的要勸架了。他是真想好好幹一架的，馬的這襯衫的你不長眼，穢氣要發洩在你身上了。你自找，自找的。……那女的突地拉住襯衫男子，耳語一番，他聽不清楚，可最後那幾個字，錯不了，就是好臭，快走。

好臭，快走。

絲襪女子瞟他一眼，摟著襯衫男子避懼什麼似的離開了。

他把腳底踩得緊上加緊，護佑最後信仰，不讓圍觀眾人與端盤子的看出他致勝秘訣。這場毫無費力的贏仗，他不戰而屈人之兵。遠處那女的還時不時轉過頭瞧。一種鋪天蓋地的情懷襲捲而來。他寧願幹那一架，被那襯衫男子踢倒在地或許還不那麼難過些呢。

潑天臭惡惱婆婆

文字學的胖老頭會怎麼說，會引許慎《說文解字》那金磚頭書：屎，糞也。從艸。胃省。式視切。

聲韻學的黑寡婦會怎麼說，會引董同龢《漢語音韻學》那綠皮小冊：屎。書紐。脂韻。止攝。上聲。三等。式視切。

至於那唯一和康宛庭同堂的訓詁學，溫文卷髮女教授會怎麼說。大抵她會引用訓詁術語。屎。音同豕。聲同豕。讀若豕。讀如豕。讀爲豕。讀曰豕。

歸一句話就是：屎，音豕。

惱自己太不當心，給胖老頭和黑寡婦當了必修，害不能與康宛庭一同學習。時而他擬想自己與康宛庭比肩而坐，抄的同份筆記翻同本書，時而，時而還能捏捏她凹凸

有致的腰枝。木乃伊裹屍布似的必修都給聽成了義山詩，白石詞。太風流……他猛地拍了一掌，惱起自己來。

細細思量下去，愈發覺得自己承擔許多挫折。覺得自己過的一個，苦難人生，好比吳剛伐月桂，薛西弗斯推石登山滾落來。他認為自己太慘了，明擺生張好臉蛋，敲敲腦袋也並不空嗡嗡地響，何苦天要難我，奪我必修學分，徒讓那小騷貨的沒法倒追？一門課畢竟太少，可憐呀康宛庭，可憐妳呀無緣親炙我我我……訓誥學課堂上咿的一聲，搥胸頓足起來。

就這咿的一聲，那盤據他左前方木桌椅群的，康宛庭和她的喜鵲與土撥鼠，停下閒聊傳紙條，皺眉瞪將過來。卷髮女教授兀在講臺念動講義真經，他微紅了臉皮，抿嘴搖掌，撮唇氣聲，沒事、沒事。康宛庭的動物軍團於是轉頭回去，復又活動起閒聊及傳紙條。撕廢紙的聲音與窸窣交談的聲音南來耳際。他聽見她們在談他。仰慕他的俊氣，抑或緬念他的容顏？唉呀呀，唉呀呀……他將筆敲得桌面叩叩地響。教授講到段落，命同學紙上自己舉個，訓誥術語的例。他漫不經心寫下：屎，音豕。隨後仍不免於，將筆敲得桌面叩叩地響。教授溫吞吞手點向他，說同學擊案，想必頗有心得，例子說大聲點。他一時慌了手腳，想要唸個新的卻無名地腦流堵塞；烽火連天之際，嘴巴無意識地念動：屎，音豕。

噢——噢，同學集體皺眉。噢——噢。眾人的鄙棄聲中，他低下頭，偷偷瞧著康宛庭。她正和動物軍團，不知說些什麼。

人前猶自挑來嗅

他在屋邊水槽清洗鞋底。

沒辦法躲起來。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麼離開圍觀半圓，牽車步入後門的。腳下黏黏滑滑，鼻頭鮮鮮

噲噲，心上恍恍惚惚。

走回學校之後，他竭力回想哪邊有水有槽。濁點不要緊，可以濯我足。抵達新闢的造景湖泊，他看那水黑洞洞的似乎有個笑臉，覺得應該有神，濯足洗屎怕會汙了天顏，同吳剛一個道理，罰在湖邊清洗鞋底，永遠洗不乾淨。沒輒，只好繼續牽車走找，悲憤也黑洞洞的一潭。終於他在農學系的系館邊邊找著一個水槽。呦，真是神蹟，應當感恩，足像那西北游牧傢伙得了個水草豐美之地，只是他放牧來我洗屎。

那農學系館矗立通向男生宿舍、文學院教員宿舍的窄徑旁。是條柏油小路。水槽嵌在建物周圍南洋松間。他將車鎖路邊，獨自走向水槽。水槽安在一塊石板上方，他走上石板，脫了左鞋，正待旋開龍頭，心底小小一驚。兩鞋相繼淪陷的情況下，左腳踩在石表，不正踩在剛才左鞋踩過地方？悲哉他汙了左邊黑襪。因此不由分說，立馬脫下左襪，左腳顫顫踩上右鞋鞋表，兩腿成倒三角，搓揉那隻黑襪，可憐好無辜的，怒氣都洩在襪身上了。淨過那襪，隨即持起左鞋，倒轉鞋面放水沖去。

旋開龍頭以前，他莫名地，空空地失了羞恥，暫停放水，開始細細觀察那黏了滿片膽黃的鞋底。

大凡人會有此類平日沉積海裡的微穢心態。幹下了一件壞事，或者一件事自己壞了，於是背著別人，欣賞成果起來。壞得愈是徹底、沒輒、回天乏術、惡貫滿盈，就愈寶愛珍惜那成果、愈是天工開物況味地賞玩起來。好比那嗜挖鼻垢的人，平素壓抑久了。欸髒髒，好惡心。這人便常常躲到角落，閉門關窗，恣肆地、奔放地挖起鼻垢。精神類乎尋寶，大顆者、複雜者讓他窩心。偶然得了一粒巨若須彌，瑰麗如吳哥窟，棕白帶點血絲者，他就停止挖掘，嘆一口氣，坐那安樂椅上旋轉這新寶貝，務使能全角度地欣賞、撫玩這尊異垢。是自己的孩子，邊看邊轉還邊噫地嘆息。噫——。拉扯之，擴張之，體受其溫度觸感。放近耳邊，聽聽聲音。噫、噫、噫——。又好比那嗜摳香港腳者，日常接物也許莊嚴板重，也許道貌翩翩，進房關起門來，幹的同樣是伏流一般勾當。也是奔放地、恣肆地、帶點色情況味地，精準將姆食兩指，摳進縫間。眼皮眯閉，鼻孔擴張，嘴唇浮開呼氣，牙齒微微抖動。哼出一聲呻吟來：啊……不忘記愛憐憐地賞著自己的灰指甲，如同賞著玄關深淺有致的雲母屏風。啊，啊，啊哈，

啊哈……這種富音樂性的惡趣展演，忠實觀眾僅有表演者自己一人。然而知味食髓，一人足矣。所以他興味盎然地觀察鞋底起來。

正自細瞧，脊骨暗涼。他轉頭望，他的車旁多停了另兩三輛。四五個人站個看他做啥，像探路蜂。他倒抽一氣，那四五個人趕緊上車的上車、邁步的邁步，佯裝沒事的走了。

方才玩汗賞穢的雅興蒸發一空，黑洞洞的悲憤重新填滿心間。現在人，不做事，愛管屁事，咒你踩屎……他用力地、悲劇性地旋開龍頭。水滂一下打上鞋皮，各自轉個角度飛濺他的臉上、身上、褲襠上。

他覺得惡心透頂。要在別處，早就跳著撕衣盥洗了。可是不行，路邊不能寬衣。舉起胳膊，鎮定地嗅了嗅被濺到的地方。似乎有些草味。不管那麼多了。他調整鞋皮角度，竭力使水不再潑濺上來，縱然難免有些沒聽話的，弄溼褲腰書袋。

背後靜得不太尋常。他轉頭望，又是四五個人。這回裡邊，有個不太熟的，社團學弟。

關鍵就在這不太熟。不太熟嘛，指一面之緣，指講過一兩句話，同參加一次活動。若說遇著熟人圍觀，打個哈哈，我訴苦來你嘲笑就過去了。偏偏這不太熟，好生尷尬，說不得苦，空氣凍起來抓得到了。而且還是學弟。學長也就算了，來個學弟，他學長的架子、虛長幾歲的威信蕩然無存了。

小輩當前，丟不得臉。

學弟也認出他來了。學弟似乎微受驚嚇，定定地盯著他看。他也失去五感般，定定對住學弟眼睛。

學弟走了。

他幾乎要伏著水槽痛哭起來。

但鞋底怎麼洗就不乾淨。頑固的膽黃死爬住膠皮不放。他眼眶漸漸溼潤，試圖以不同角度沖刷汗處。

再轉身時，這回只來了一個人。矮瘦禿頭，黑框眼鏡，是他正要返回宿舍的，大一歷史老師。

老師治史，態度嚴謹，考據刀刀見骨，上課倒風趣得很，張宗昌、孫殿英，民初軍閥軼聞掌故鮮鮮從嘴巴滑溜出來。只是時刻不同，此刻老師認出了他的學生。他則嘴角鬆弛，無意識地望著老師，連第六感也杳然無蹤。

良久，老師似笑非笑。

噢，你在治屎。

丟下這話，雙手反剪背後，頭也不回地走了。

方知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古往今來一切善知識盡在屎窖裡轉大法輪

他砰砰敲著殘障廁所的門。

馬的搞什麼，那麼久……

農學系館的奮戰徹底潰敗了。他終於發現那片汙汙的膽黃不是那龍頭處理得了的。要不角度不對，要不水量太小，要不真的有鬼。收拾舊河山，重整殘兵將，思量過後，跨越半個校園，長征殘障廁所。至少那廁所有個小洗手臺，還有門可以關，而關門是個重點。

此刻他的左鞋裡邊溼透透了，悶著發癢，像養了蟲蠶，灑上孢子。再悶下去，他擔心卸鞋那一瞬間，裡外兩頭同樣臭了。可那內邊的人硬是不給開門，至少喊聲有人吧，他也不喊。還是內邊沒人，被校工鎖起來不給用了？那不人道，馬的什麼狗名堂……準備要再加大力敲去，門咻嚕嚕滑開了。

走出兩個人。哎呦他失聲了。是襯衫男的與那絲襪女子。

襯衫男的見是他，眼神一閃。他則是先驚得呆，隨後襲來無邊的疲勞。他不想打那架了。

襯衫男子卻陰陰地不說話。

當時相顧無言。

襯衫男子陰陰地牽了一下嘴角，摟著絲襪女子走了。

讓開他像讓開一包垃圾。

他還反應不及，目送男女遠遠去了。

然後他才恍然大悟他們，拒不開門是在搞啥勾當。心底撲撲地滋生一種暢然。他們明瞭他的腳底秘密，他卻誤知了他們造愛。某種同盟誓約關係於焉降生，他們與他無意間交換秘密。

是凡交換，皆神聖的。

悲憤漸次轉化成爲甜滋滋的、少女打勾勾般的情懷。並非只有他有秘密。世界似乎不再與他爲敵了。

以上種種綺想蠻好，至少持續直到他卡好門門樺頭，卸去左鞋倒轉洗手臺的裡邊，然後旋開龍頭。那不鏽鋼銀白龍頭造型寫意得像幅墨潑山水。他扭轉把手，潺潺水柱流洩，筆管粗細。他以爲沒扭到頭，出大力轉轉把手。水柱扭動起來，好比玻璃蚯蚓。農學系館的水柱那是水晶龍蛇鱗。玻璃蚯蚓脈脈搖動，是那樣地嫵淑。

把手到盡頭了。蚯蚓爬上了鞋底黃泥又爬下去了。膽黃色如如不動。

他又更進一步瞟到馬桶蓋上的，一份深藍色的，撕開來的保險套外包裝。裡面已經空了。垃圾箱裡也確乎養著一只黃黃似氣球的，想成氣球比較開心的東西。

那外包裝上印的字：尺寸加大版。

他還是小高中生的時候，同死黨泡過裸湯。十幾個發育成熟的男孩褪去衣物，紅通通如龍蝦，也豪爽未曾害臊。有一個名喚白虎的久久還沒出來，死黨群不耐煩，齊去浴間催促。號稱白虎原因，就在於腋窩、腿、臂淨淨無毛，而且身量瘦矮，沒有喉結，還發童音。班上素來引爲笑談。白虎緊緊扯住浴簾死命不給拉開，其中兩位打籃球的高個硬把白虎拖了出來。白虎沒有表情，一絲不掛站在他們面前。眾人卻是驚嚇無極，眼睛瞪多大嘞：白虎胯間亦無毛，那生殖器偉偉的懸裸那邊，比那打籃球的手臂還要粗長。那次裸湯泡得不太開心，眾人圍坐冰泉塘子裡各懷心事，陰晴不定。白虎獨自泡另一池燙的。沒人願與白虎共湯，尤其是他。他剛卸去衣褲與眾人會合，就有好事者迫不及待附上他的耳朵：怎麼那麼小嘞。

數年後的如今他自個在殘障廁所重溫當時況味。盟約給破壞了，但找誰算帳去？襯衫男子是個男的。襯衫男的在殘障廁所使用加大版保險套，其樂無窮與情人造愛。他也是一個男的。他踩中一腳狗屎，沒有情人，在水柱小得可憐的廁所裡洗屎。玻璃蚯蚓畢竟爬上鞋底黃泥又，爬下去了。

廁所密閉空間。他終於在無風的此處，聞到了剛才濺著一身的臭味。

蚯蚓脈脈地爬上爬下，膽黃如如不動。包裝在馬桶上，鮮味直衝鼻孔。他就這樣面無表情持著左鞋，在洗手臺的底部沖洗。

不知過了多久，外邊敲起門來了。他裝沒有聽見，繼續徒勞地讓那膽黃未受絲毫損害地在那沖洗。

搗門聲愈發急了，咚咚地響，有時好像用拳頭敲，有時用傘柄。最後還夾雜了人聲：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他仍舊面無表情地洗屎。

直到雙手掙腰的大肚校警用鑰匙轉開了門，並對他施以斥責，他才穿回左鞋，步出殘障廁所，臨行時鼻頭仍舊鮮嗆，腳底猶然黏滑。他不帶情緒地走出門來。校警一旁看著。門口一個黑矮的外籍看護推著一位老先生的輪椅準備進門。他與他們擦身而過。他們對他投以注目。那外籍看護低下身子，湊在老先生的耳朵說些什麼。他看她說想必是，英文字 **shit**。

所以大一英文的老師怎麼說，會說屎，俗說 **shit**。

老師有教過奧德賽，**Odyssey**。那是奧迪修斯流浪希臘海域長達十年的，近乎歹戲拖棚的故事。腳底黏黏滑滑，覺得自己也像奧迪修斯——奧迪修屎——奧迪修斯了。流浪的歸不得家的奧迪修斯他，從大食走廊一路敗退到殘障廁所。襯衫男的海神波賽頓。絲襪女的海妖塞壬。社團學弟食花者。歷史老師獨眼巨人。農館水槽大漩渦。外籍看護卡麗騷。噢，馬的 **Odysseus**……**S** 讀若屎。屎音豕。

他面無表情地，左腳溼透透地，一步一艱難地，牽車回宿舍了。

生死佛魔甚屎屁

宿舍是有天井的。

他在天井的角落清洗鞋底。

左小指因為長時間捏握球鞋而隱隱酸痛，那痛呦，風吹上老年人的膝蓋骨。但心情確乎是緩緩上揚的。

殘障廁所到男生宿舍又是橫切過一半校園。幸好路途上沒遇著什麼人。那廁所裡造愛的狗男狗女也不見了。馬的狗，最好不要給我見著，見一次拿臭鞋打一次……喃喃唸唸，在車棚鎖好腳踏車，趕緊回到寢室取了洗衣精和塑膠刷子。三樓寢室也覺得比平常還遙遠了。

他踏上三樓樓梯口，脫下了鞋拎在手上。開玩笑，就這樣踩過去，還不怕汙了整條走廊？乾淨的鞋再踩一次還不再染一次臭膽黃？馬的臭……他哼地送了一鼻子氣，心底實在覺得自己過於聰穎，懂得防微杜漸。說回來，自己也是太慘，枉生那好臉蛋，雄強強地承擔許多挫折，過的一個苦難得，連奧迪修斯也自嘆弗如的人生，好比那吳剛伐月桂……他竟吹起口哨來，足蹬藍白拖，手拎刷子洗衣精又兼一對汙鞋往天井杳晃去了。

若問那初學作文的小學生，怎麼寫個好？小胖子一拍胸脯說，多多運用名言佳句，得個一篇好作文。遂拿作文簿看。一讀那厲害，〈郊遊〉：「每個人都去郊遊過，我也不例外。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郊遊很重要……」；〈我的爸爸〉：「每個人都有個好爸爸，我也不例外。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們要有好的爸爸……」；〈民主與法治〉：「每個人都盼望民主與法治，我也不例外。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凡大千世界，青赤黃白黑的生命經驗，小胖子都不算例外，奉為圭臬的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此刻吹口哨，刷鞋底的他也並不例外。說那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濫調就是硬道理。藍黑刷子助拳，一時真如德川家康填平大阪城河，死爬著鞋底不放的土般膽黃一格格掉下來了。青白鞋底給刷了出來。花果香的泡沫慰撫他的手頭鼻頭，

心情也的然失重，飛揚起來了。噢，飛呀飛呀看那紅色蜻蜓飛在藍色天空，嗡嗡，嗡嗡，大家一起勤做工——帶點失去羞恥況味地胡亂哼歌片段，臀部微微搖擺起來。

兩隻鞋子重獲新生，底面光澤得像新購一般。唉，可別壞了摩擦力……他呵呵笑著沖乾淨，拎起鞋與洗衣精走回寢室。路經大垃圾袋時他把那刷子丟了。右手一揮就砰一聲精準進袋。是大賣場的萬年刷，黑塑膠塊嵌上藍毛，十五塊便宜得很。他膜拜自己果決的個性，沉醉自己免死狗烹的舉動起來，哼著小調去了。

真道是只欠東風。僅僅要再洗個澡，熱澎澎、香噴噴的，那才真是萬事大備。套句佛家語說，就是曼陀羅三字。洗澡曼陀羅，淋浴百花開，馬的我真有學問……他喃喃稱讚自己，手倒也不停歇，把自己脫個精光，遭濺汗的衣褲全泡進洗衣桶裡，倒上兩倍份量的洗衣精，又嫌不夠，追加幾小杯綠消毒水。隨後圍了毛巾掣了臉盆，蹦蹦跳跳往澡堂去了。

洗澡歡愉不表。唯一值得注意的是，這回是兩倍數的、大規模的洗澡。洗髮乳抹一次沖一次又抹上一次，難得用了潤髮乳。不用說那兼用肥皂沐浴乳，水晶肥皂一次添加殺菌配方的乳液再來一次。特別強調遭噴濺處的淨洗，一再複習身體像是做考古題。總之是歡愉洗澡不表。

吹頭髮時他對著鏡子擺弄髮型，無意間嗅了嗅左手小指，嗅到些不尋常的氣味，不知是假皮革的皮味還是……他又卸了衣褲，往澡堂去做了第二回兩倍數的、大規模的洗澡。總計是四倍數的沐浴。呼，呼，馬的——到了這時才真是海晏河清，鐵桶般的江山他穩扶。

躺上床鋪，他雙掌交疊在腦後邊。好個半天，值得憶苦思甜，從大食走廊歸家，歷經五胡十六國……左邊他比擬自己為奧迪修斯、哈德里安、亞歷山大，右邊又猜測他上輩子可不就是那趙匡胤、朱元璋、努爾哈赤，為自己堅苦卓絕的天性、威武不屈於鞋底臭怪的盛舉，而終於綏靖世界、克復失土感到些許羞赧，臉竟乎蜜桃紅了。馬的，以後孫子問起來，講是不講，講了怕羞，不講怕那小傢伙不知道呢，他爺爺光榮的血統，馬的……他拉扯著棉被，沒聽見室友吼了一聲別吵。

滿意得醒而睡，睡而醒。輾轉難眠的時候，卻棋失一著，想著了欠西洋梨的三十塊錢。噢他馬的西洋梨，安壞心，開黑店，詐騙錢財，殺人越貨，貪得無厭，你爸的三十塊錢也要計較，都是老顧客了，對我慈悲一點，我還要吃上幾年呢，再跟同學推幾句妳這破店，局面豈不雙贏？說起來，妳太不會做生意……他喃喃念動碎話，蠕蠕的像群小蟲。算了隨便啦，下次再給，死西洋梨也說下次再給……翻個身子抱起棉被又要入睡。忽地轉念一想，另有計較。

說是什麼計較？萬般計較，不都計較在小騷貨上。既然康宛庭（西洋梨國大郡主，哈哈。）與那西洋梨的相熟，更與那小西洋梨姊妹情深，那給死西洋梨一個優秀青年的印象，讓她為我說嘴幾句，亦是甚好。豈不是千般難出虔婆口，萬般難脫虔婆手。饒君縱有萬千般，不如跟著虔婆走。雖說西洋梨開的是簡餐店，難稱得上是個老鴿，但看她平日送往迎來呼嚨客人那周到的身段，絕對是一張利嘴……他便即掀了棉被起身，爬下床舖換好衣褲，著上剛洗得散發花果芬芳，底面青白乾爽的鞋，蹬蹬蹬地下樓，騎了腳踏車去了。

路經一家便利超商，他還跳下車來，買了罐無糖綠茶。也不知何時開始的風尚，那冰櫃逐漸讓種種品牌的無糖綠茶攻佔了去，鮮鮮地招徠客人，標榜添加五穀、八葉、膳食纖維的都有。他素來不屑這類偽善飲品，這回卻買了一罐做啥。咕嚕嚕嚕都拿去清洗了腳踏車的踏板。經此半天一役，他竟也洗出些潔癖來了。女生就愛好乾淨的男生，而我最愛乾淨，參考參考吧我的康宛庭……抵達時候夜幕低垂，簡餐店正要打烊。

他往落地窗瞧，那康宛庭與動物軍團竟然還坐在那。嘖嘖女生饒舌，他心底暗暗發笑。窗裡的康宛庭瞥見他倒也是受一小驚，抿抿紅唇，媚媚打個招呼。這康宛庭……心底又抽了口氣，隨即抬頭挺胸，做個英偉側影，還了老闆娘錢，然後寒暄起來。不時還燦爛笑笑，務要像陽光似的。怕那西洋梨還對他有意思呢。

那軍團終於解散，成員們紛紛收拾她們隨身物事。眾人提著包包走出店門，或騎或行的離開了。就剩下康宛庭一人沒走，與老闆娘閒說幾句，笑個幾聲，就站定在緩

緩拉下的鐵捲門前。

他頓時失了方寸，不敢抬眼偷瞧康宛庭起伏有致的腰枝。啊，可沒想到，這康宛庭，這太明顯……心內擂著戰鼓，眼裡燃著烽煙。於是挺了挺身，潤了潤唇，準備閒搭幾句。天不與我為敵，天助我也，這是好的開始開始……戰鼓擂得愈發響了。

倒沒想到康宛庭先開了口。還不走？她笑說。俏的跟松鼠似的。

唉呦，這康宛庭……他可快禁受不起。

那就陪我吧，嗯。她又說，媚媚橫送秋波，一字一字潑將過來。

呃——嗯。

一時雙方無語。他覺得船入港了。可要不要直直牽她的手？都說牽住不放，就是你的，要不要直直地……不知道康宛庭在想什麼？但沒想什麼怎麼又要我陪，一定有、一定有……左手顫顫靠近康宛庭的小手掌。困頓猶疑之間，康宛庭望著街口笑了。

街邊走來一個男的，走到康宛庭的面前。他一時看不清男子容顏，藉著微弱街燈終於辨認出來。認出來也就陡然一驚，心頭突緊突跳。是那跟他差點在大食走廊打起來的，也是那霸住殘障廁所不放的，襯衫男子。

「跟妳介紹，這是我系上同學。」康宛庭對那男的說道。「這是我男朋友。」康宛庭對他說道，一邊摟上男的臂膀，松鼠偎上粗樹枝。「好啦，那我走囉，再見吧。」最後一個媚笑停留在他眼角，襯衫男子摟著康宛庭的腰枝走遠。

他感到天地旋轉，五官世界面臨崩解。那男的不是還……康宛庭，噢康宛庭妳小騷貨，被騙……不要被騙……想要追上前去將所見聞分說清楚，腳卻不聽使喚。心底無因地不斷重現訓誥課堂的情景、他的範例、康宛庭的神情。屎，音豕。屎，音豕。屎，音豕。他全身忽冷忽熱，覺得徹頭徹尾、徹頭徹尾地輸了。

巷口的狗群逛大街，天上的星月居中天，他失魂一個踉蹌，腳底一陣黏滑，又踩上那坨膽黃。嗚呼那人生般，鮮氣衝天的狗屎。